

侍官襍記下

第二冊人名註釋

为了便于讀者了解起見，特將人名註釋如下：

（按出現先后排列）

牛歇耳——馬歇爾

汪臨机——王陵基

宋止聞——宋子文

程呈——陳誠

柏重喜——白崇禧

立志社——勵志社

慈休——陳辭修即陳誠

建森——白健生即白崇禧

柳持——劉峙

今符——劉經扶即劉峙

程不累——陳布雷

富佐义——傅作义

董賢觀——董显光

樊劭曾——范紹曾

荀士恢——熊式輝

「你們兩個不要一哼一哈的和我耍貧嘴，」老楊掏出烟盒來遞給老李和我，「我們談些正經的。」

「我們多弄些入場券，到外面賣黑市一定有人要的！」老李忽然異想天開。

「你這傢伙太沒有出息了，」老楊笑着罵他，「賣黑市戲票豈不成了上海的黃牛黨？而且，賺那麼一點錢又有什麼意思？你簡直太小兒科了！」

「你太沒有幽默感了，楊大哥！」老李做個鬼臉，「我就是再窮些，也不能那麼沒出息呀！」

「誰叫你自己這樣說？而且你平常又是出名的猶太！」我推了老李一把。

「算了，算了；孤掌難鳴，我沒法子和你們兩個鬥嘴！」老李打了退堂鼓。

「馮瀾有真會拍國大代表們的馬屁，」我說，「費了不少事才把梅蘭芳請來。」

「我不贊成你的說話，小陳。」老李笑嘻嘻地說。「與其說馮瀾有拍國大代表的馬屁，倒不如說他討好先生！」

「先生也是國大代表之一呀！」老楊幫着我說。

「他是一個特級代表，就如他的特級上將的銜頭一樣；別人是沒法子比擬的！」老李不服輸。

「說正經的，」我說，「我們應該多弄幾張票子，到時候可以招待幾個朋友的。」

「對了，你應該打個長途電話給十七姨太——不，林梅珍小姐——請她到南京看戲！」老楊向我建議。

×月×日

立志社今天晚上真是熱鬧；大禮堂裏不到八點鐘就擠得水洩不通，除掉前面十排的座位外，全部坐滿了人。

八點半正，各國大使公使和武官參贊們陸續前來；他們穿着禮服而又佩帶勳章，够神氣的。先生和夫人是八點五十五分到的；大家一看見他們兩人進來，都連忙站起身來表示敬意。夫人當然忙着和那些外賓打招呼；先生的高興是不消說的，他起碼說了八九十個「好」。京戲在九點鐘正開鑼，照規矩先來個跳加官，接着便是兩齣次要的戲。等到龍鳳呈祥上場的時候，已經將近十一點鐘。

名角真是不同，簾子剛一挑開，梅蘭芳就得了一個滿堂采。

「怎麼人還沒有出來就大聲喝采？」我悄悄地問老楊。

「你別外行好不好？」老楊在我耳邊低聲說。「這是因為大家對於梅蘭芳的精湛藝術早就傾倒，喝采完全是表示歡迎的意思——內行人叫做捧場。」

抱歉得很，老楊雖然預先告訴我這齣戲就是三國志演義中的甘露寺招親，可是我對於台上幾個角色唱的戲詞還是一句也聽不憶。

看到老楊坐在那裏聽得津津有味，而且還不時用手在膝蓋上打拍子；我不由得輕輕地碰了他一下。

「我和你都在辦公室的外面，你不知道我當然也不會知道的。」老楊頂了我一句。

「你一向消息非常靈通，我以為你可能早有所知。」我笑着說，隨手又遞給他一支香烟。

「小陳，你如果真想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，我倒可以告訴你的。」老李半真半假說。「不過你為什麼對時局如此關心，是不是替那一方面做情報工作？」

「混蛋！你這傢伙怎麼隨口亂說？」我抓緊拳頭就要給老李來一下，也是開玩笑的意思。

「媽的，你和老楊兩人在上海都有『意』做，當然得蒐集情報——難道我的話還說錯了？」老李替他自己辯護。

「算了，別再東拉西扯了，老李！」老楊插進來說。「他們剛才到底談了些什麼？你怎麼會聽到的？」

「我剛才正好被派在先生辦公室的後窗下值勤，對於他們談話的內容多少都聽到了一點。」老李慢吞吞地說。

「他們是不是討論了東北的局勢？」老楊問。

「當然，先生還要求牛歇耳建議美國政府再撥一筆款子給我們，否則東北的均勢局面恐怕不能維持下去。」老李說。

「牛歇耳怎麼說？」我連忙說。

「他說可以考慮，同時又提出了反要求——希望先生能够同意他們擴大美軍顧問團的職權！」老李搖頭晃腦地說。

「先生同意了沒有？」我又問。

「報紙怎麼會賺錢？」我越來越糊塗。

「他們在市場上拋售公價配給的白報紙，因而賺了大錢。」老李說。「先生有了這筆意外收入，當然要多賞我們幾個錢！」

X月X日

早上正睡得迷迷糊糊，老楊忽然把我推醒：「小陳，有電話找你！」

「大年初一的，別開玩笑了！」我揉揉眼睛。「這麼一大早，有誰打電話給我？」

「你這傢伙真是豈有此理，好心當作驢肝肺！」老楊一本正經地說。「可能還是上海的長途電話——反正是女人的聲音。」

「一定是十七姨太的電話。」我一翻身跳下床來，連拖鞋也沒有穿上就跑到外間屋裏接電話去。

「喂，」我拿起聽筒，「那一位？我是小陳！」

「小陳，是我——你難道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！」電話裏確實是女人的聲音，但又不像十七姨太的。

「是梅珍嗎？」我忍不住問。

「哈哈，小陳，」那邊忽然變成男人的聲音，「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——我是老李，現在在立志社馬場等你來騎馬。剛才我先找老楊，他不想來；所以又找上了你。」

不到七點鐘宋止聞夫婦便來了；他進屋後就把擬好的一份計劃書遞給先生：「主席，我相信這份計劃書一定可以叫美國朋友滿意！」

先生接到手後，打開一看：由頭到尾完全是英文字，不由得皺起眉頭來了。

夫人接過來看了一眼，隨即笑着對宋止聞說：「你還不如把大概內容講給他聽；他今天忙了一天，一定沒有精神來仔細看這份計劃書的。」

「是的，止聞，」先生連忙覆着夫人的口氣說，「你就講個大概好了。我相信這個計劃絕對不會有什麼漏洞的。」

宋止聞大概這會兒才想起先生不懂英文，他又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用中文寫的東西：「對了，我這裏有一份摘要；主席，你只要看看這個也就明白了。」

「好極了！」先生如釋重負地把原來那份英文計劃書交還給宋止聞，順手又把中文摘要接過去。

先生邊看邊點頭，看樣子是完全表示同意。

「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吧？」宋止聞揚着頭問——他永遠是那麼自負。

「很好，很好。」先生勉強笑了一笑。「我完全批准你這個計劃！只要美援能夠到手，別的沒有什麼問題。」

就在這個時候牛歇耳夫婦和司徒渥德一起來了；大家都站起來寒暄一番。

「牛歇耳將軍，你的走對我和我的政府都是重大的損失！」先生好像背書似的說了這麼一句。司徒渥德立刻翻成英文。

耳特使被召回國有什麼內幕的消息？」

「牛歇耳特使這趟回去是循例的述職，」陳祕書說，「可能還要升官。」

「他爲什麼要升官？」我好奇地問。

「簡單得很，」陳祕書聳聳肩頭，「牛歇耳這次被派到中國就是爲了升官的準備。他這次回去，十之八九要當國務卿來了。」

「國務卿！」老楊大聲問，「那豈不是等於我們的行政院長？」

「是的，」陳祕書揚揚得意地說，「美國現在也講究軍人從政這一套，所以杜魯門把牛歇耳抬出來。」

「那可糟了！」我使勁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「牛歇耳特使當國務卿對我們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老楊和陳祕書都瞪着眼睛望我。

「我聽他們說：牛歇耳一向很佩服中共代表團長周恩來，說他是中國數一數二的政治家，他這一當國務卿，豈不是要幫共產黨的忙了？」我解釋給他們聽。

聽了我的話後，他們都哈哈大笑。

「小陳，你太天真了；」老楊拍拍我的肩頭，「牛歇耳特使也不過說說而已。從談判開始到現在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幫着那一方面的。」

「剛才你那麼一喊，可把我嚇壞了；我以為你一定從那裏得到了什麼特別消息。」陳祕書跟着也譏諷我。

「小陳，」老楊一回到屋子裏就拉着我到一邊說，「我們的財算是發定了！」
「這次又完全是你的計劃，老楊。」我向着他伸出大姆指來。「有辦法，你簡直可以當財政部長了！」

「你放心，這次最發財的絕對不是我們。」老楊笑着說。

「當然，」我裝出內行的口氣，「一定是馮瀾有他們！」

「也不是！」老楊搖搖頭。

「那麼究竟是誰呢？」我越來越糊塗了。

「那還用說，大老闆本人一定要大撈一筆的！」老楊故意不用「先生」的字眼。

「他交給誰替他辦？」我繼續追問。

「人家在上海又有姨甥又有小舅子，還怕沒有人替他買進拋出？」老楊指的是龔大衛和宋止梁。

×月×日

早上起來，連忙打開中央日報一看：「政府擬派章致鍾赴延安」的消息果然刊載在最顯著的地位，標題的字都有核桃那麼大小；另外還配合着一篇社評，說明政府謀取和平的決心與最大努力。

再看和平日報，也是把這個消息做頭條新聞。

「什麼消息？」我不由得緊張起來。

「共產黨拒絕了我們派章致鍾到延安繼續談判的建議。」陳祕書慢吞吞地說。

「真的嗎？那太好了！」我壓制不住內心的高興。

老楊使勁瞪了我一眼。

「小陳兄，」陳祕書問我，「你爲什麼聽到這個消息這樣的高興？」

「沒什麼，」老楊連忙替我掩飾，「小陳只是因爲和我打賭，贏了一頓飯。」

「那也應該有我一份！」陳祕書笑着說。

「小意思，包在我的身上。」老楊拍拍胸脯。「反正我已經輸定了，多請一個人當然毫無所謂！」

「共產黨怎樣拒絕的？提出了什麼條件沒有？」我問。

「共產黨方面認爲我們這次建議完全是欺騙作用，」陳祕書搖頭晃腦地說，「他們提到了先生當初破壞東北停戰協定的事實。他們的條件可苛刻得很：要我們取消國大通過的憲法並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的軍事位置！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？」老楊大笑起來。「這種條件對先生談也不要談！」

「先生看到中心社的參考消息沒有？」我又問陳祕書。

「剛才我正要參考消息稿送進去。可是先生已經睡午覺了！」他說。

「現在先生該醒了吧？」老楊故意看着手錶。

「對了，我得去整理今天待批的公事。」陳祕書站起來就走。「老楊，你請客的時候，可不

麼！」

「何必這麼緊張？」我把頭伸出被窩來，「人家夫妻倆床頭打架，床尾講和；用不着替古人擔憂！」

「起來，起來；聽聽熱鬧也是好的。」老楊乾脆把我身上蓋的棉被拉開了。

我雖然滿肚子不願意，也只好披上衣服跳下床來。

「你這樣做法，簡直忘記這個世界上還有我！」夫人尖聲大喊，好像是非常生氣。

「大令，你聲音放小一點好不好？」先生低聲下氣地在央求着。「你也得給我一個機會，讓我查查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
「一定又是爲了陳小姐的事情！」我對老楊說。

「噓！」老楊用手指掩着嘴唇，接着他又輕聲說：「我想不是爲了陳小姐的事情，因爲聽來不像。」

「沒有你的同意，他們敢把相片隨便發表嗎？」夫人的怒氣並沒有平息。

「楊忠良！」先生忽然喊起老楊，一面又按起叫人鈴。

老楊一個箭步跳出房門，急急忙忙地跑到上房去。我也連忙跟出去，站在上房門口伺候着。

「你馬上把侍衛長找來！」先生大聲說。

「是。」老楊聽到吩咐後立刻腳不點地的往外跑。

不到十分鐘，侍衛長氣急敗壞地趕來了，滿臉都是驚惶之色。老楊跟在他的身後，連大氣也不敢出。

大紀念章的人。

「你知道這個人是誰？」老楊湊過來對我說。「他就是民社黨的姜永田！民社黨參加國大之後，他多少發了一點橫財，所以也捧起歌女來了。」

玫瑰接着也上台唱；她又瘦又小，和王蝶成強烈的對照。姜永田又叫了一個「好」；別的桌上的客人都往他這張桌上看，他更得意，顫頭播腦裝出行家的樣子。

「他到底捧那一個歌女？」我問老楊，「怎麼兩個人上台都叫好——豈不是目標不清嗎？」
「你何必管他，」老楊笑了一笑，「他這也是窮兒乍富，不能不充闊佬——而且，雙管齊下一向是民社黨的政治手段呀！」

×月×日

昨晚在重慶安樂廳一直泡到十二點多鐘才回到官邸，在路上老李不斷地哼着「玫瑰玫瑰我愛你」的調子。

「老李，」老楊笑着說他，「你這傢伙要想玩女人，就不能這麼猶太！剛才姜永田點她五十個歌的時候，你如果點她一百個，那麼你現在也不必和我們一道回來了。」

「我只是逢場作戲而已，」老李替他自己辯護，「否則我長會讓姜永田搶盡鏡頭的。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人家民社黨錢來得容易，而我們却是在槍口底下討生活的。」

「那你乾脆連那十個歌也不必點了，豈不是更省錢？」老楊又頂了他一句。

筋，可是找不着門路。」

「這次政學系他們一定發了大財！」馮瀾有悻悻地說。

「余大衛是政學系的嗎？」我隨口一問。

「怎麼不是？」馮瀾有望着我說，「而且他在政學系中是個相當重要的角色——他走美國路線的本事不在伍果真之下，汪士潔根本趕不上他！」

「這次的失敗不去管它，」老楊連忙把話頭轉開，「下一次我們一定要大大地撈他一筆，補償這次的損失。」

「上海的市場是非常敏感的，」馮瀾有笑着說，「只要是消息，不管它重要不重要，都可以起作用的。甚至一些壞消息，好像戰事失利和什麼地方失陷這一類，也照樣可以利用的。」

「讓你這一指示，我可明白了。」老楊不由得笑起來。「這真是：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

「以後就全仗你們兩位多多留意，隨時關照我了。」馮瀾有站起來說。

「那麼我們就告辭了。」老楊把美金裝進口袋，向我使個眼色。我當然也就站起身來——反正錢已經到手，不走又幹什麼。

在路上我禁不住對老楊道：「他們這些做大官的，腦筋確實轉得快；怎麼對戰事失利這一類也要大加利用？」

「人生以賺錢爲目的，」老楊說：「政府儘管在軍事上或政治上受到挫折，只要私人在經濟上大有所獲，也就無所謂了。到時候，往外國一跑，照樣還是富翁。」

「你這套理論真不錯，」我哈哈大笑，「可以叫做『做官哲學』！」

「我們一方面可以叫H.H.在美國加強他的活動，一方面可以在司徒渥德身上多做些功夫。」夫人這樣說。

先生思索了一會兒，然後說：「好吧，就這樣辦！」

我退出來後，在院子裏恰巧遇見陳祕書，便一把拉着他到我們的房裏打聽先生發脾氣的原因。

「昨天深夜龔副院長從華盛頓來了一個電報，說是牛歇耳當了國務卿後，在國會裏把我們的政府罵得一塌糊塗。這麼一來，貸款的希望可就渺茫了！」陳祕書說。

「你聽誰說的？」老楊連忙問。

「那封電報是我譯出來的。」陳祕書的語氣十分肯定。

「他媽的，他們外國人真是不通人情。」老楊說，「別人我不知道，牛歇耳在中國的時候，先生簡直把他當做太上皇來伺候——他居然還來這一手！」

「人家美國是兩黨政治，常常以內政來決定外交；所以是很難說的。」陳祕書又擺出專家的面孔。

「我就是覺得當初先生白做了一番功夫，太不值得了。」我搖搖頭。

「關於這一點，蔣甫先生是很有眼光的，」陳祕書又捧出了陳蔣甫，「他始終認為共和黨上台後，對於援華是會更積極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老楊故意問。

×月×日

今天的陽光非常好，先生不知道爲什麼又高興起來了，要夫人陪着他到靈谷寺逛逛。

夫人低頭看看腕上的錶，隨即說：「時間還早，我們乾脆就在靈谷寺後面的大樹林中野餐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極了，要不要請司徒渥德大使一道去？」先生問。

「我想不必，」夫人搖搖頭，「一來臨時通知不够禮貌，二來今天你應該只陪我一個人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」先生用手抓抓他的腦袋，「我太應該這樣做了。」

奇怪得很，先生雖然是基督徒，可是對和尚道士都很有興趣。我們到了靈谷寺之後，那個方丈不知道從那裏得到了風聲，早已站在山門口恭候着。

「阿彌陀佛！」他打個問訊，「今天早上大雄寶殿前那一棵綠萼梅忽然盛開，出家人就猜想到一定會有極品貴人來寺裏隨喜的。」

先生讓這和尚一說，十分高興，馬上轉過臉來對夫人說：「大令，我們先去看看那棵綠萼梅花。」

我心中暗想：現在正是梅花盛開的季節，這一棵綠萼梅開花根本沒什麼稀奇。

先生和夫人手拉着手在這棵梅花樹下徘徊了半天，完全是欣賞的意思。

「這棵綠萼梅起碼有四五百年了，」這個方丈在一邊陪着笑臉說，「據說它連這次在內，一

共只盛開三次。」

「從前兩次都是什麼時候開的？」夫人顯然也起了好奇心。

「報告主席和夫人，」和尚連忙接下去說，「第一次盛開是在明朝洪武帝登基的時候；第二次盛開正碰上乾隆皇帝下江南；第三次就是今天，應在主席的身上！」

聽了這話後，先生的嘴都笑得闔不攏來，露出一口牙齒。他對夫人說：「大令，這種奇葩異草，真是從古以來就有的。」

「對了，」夫人笑着說，「你不久就要做大總統了。」

我們跟着先生和夫人從靈谷寺的旁門出去，到了陣亡將士紀念塔前面的一大片草地上，那裏又有好些棵大松樹。

「就在這裏野餐好了。」先生說。

侍衛長趕緊指揮着大家在樹下鋪上氈子和拿出餐具食物，沒有兩三分鐘就完全準備好了。

先生和夫人靠着一棵大樹坐下，開始吃東西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兩輛吉普車風馳電掣地由這裏開過；我們正想制止，一看全是黃頭髮綠眼睛的美國大兵，還攙着幾個中國女孩子在車上說說笑笑，只好算了。

「哈囉，尊尼！」有一個美國兵還舉手和先生打招呼。先生也笑着向他們招招手。

「他們叫『尊尼』是什麼意思？」先生問夫人。

「也就是中國人叫『老張』『老李』的意思。」夫人咕咕地笑。

「豈有此理，他們全是混蛋！」拍的一聲先生拍起桌子來了。「孟良崗是前四天丟的，汪瑤伍一直等到今天才來電報。他們這樣做法，眼睛裏還有我嗎？」

沒有聽見陳祕書的聲音。

「你馬上打電話通知他們，說是現在就開官邸會議。」先生厲聲吩咐他。

「是的。」陳祕書低着頭從先生的辦公室裏退出來了，滿臉孤哀子的神氣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我們當然不便找他說話。

一直等到他把電話打完，又進去報告了先生之後；他這才鬆了一口大氣。

「怎麼樣，大祕書？」老楊拍拍他的肩頭。「有什麼消息沒有？讓我們也知道一點，行不行？」

「上你們的屋子裏去說吧，」陳祕書鬼鬼祟祟的樣子，「這裏不大方便！」

「孟良崗丟了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」他一進屋子就說。

「丟了一個小據點，有什麼要緊的。」我隨便說了一聲。

「可是這麼一來，濟南就暴露出來了。」老楊插嘴說。

「這還是小事，」陳祕書搖搖頭，「我們的眼前虧可吃得大了！七十四師全部被他們消滅，損失了三萬兩千多人。而且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也被俘了，至今生死不明！」

「好傢伙！」老楊不由得嚇了一跳。「如果老是整個師整個軍的被人家解決掉，先生的老本都要蝕光了！」

「汪瑤伍可要吃排頭了，」我說，「他為什麼不派兵替張靈甫解圍？」